

半夏

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真是一座宝贵的矿山，而道德，则是镇山宝。而社会最底层的群众中，蕴藏着巨大的真、善、美的道德力量。

月牙村纪事

许福元
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半 夏

——月牙村纪事

许福元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夏: 月牙村纪事 / 许福元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6.8

ISBN 7-5059-5347-8

I. 半… II. 许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4605 号

书 名	半夏——月牙村纪事
作 者	许福元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 军
责任校对	潘传兵
责任印制	李寒江 王 军
印 刷	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9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347-8
定 价	2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作者自我简介：一介农夫，草根百姓。许福元，字元之，号星白，又别号林河居士。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午时生，属狗。北京顺义临河村人氏。去年，有诗集《早春》问世；今年，有小说集《半夏》出版；明年，将有散文评论集《仲秋》拟予付梓。有爱好文学的诸位君子，愿共同分享内心世界者，请访我 BLOGM 网址：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246826622>

我不是知青，命运曾将这些城里娃抛向农村，后来又纷纷回城了，我不是干部，去农村、下乡只是蹲点、调研一类。我是土生土长、土里土气的农民。我从一个农村娃变成庄稼汉，而今虽老之将至，仍生活在农村里。我的命运和我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是一样的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，真是一座宝贵的矿山。蕴藏着巨大的真、善、美的道德力量。

责任编辑：王 军

封面设计：尹利青

土生土长 原汁原味

◆王克臣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《中国通俗文艺》破天荒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南瓜王》,许福元的短篇小说《四婶》发表在《无名花》上。在当时的顺义文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。虽说不上街谈巷议、家喻户晓,却也曾作为一个短时间的话题。因而,每提到我,便称“南瓜王”,仿佛南瓜王倒成了我的诨号;也有人叫许福元“四婶”的,大概最初以为有趣和好玩,再而感到俗气与不雅。时间一长,大家索性连“南瓜王”和“四婶”都不叫了。写在这里,可否作为一段文学历程回顾,也未可知?

总之,许福元的文学创作活动,远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开始了,起点还不低。

然而,许是历史变革的原因,许福元搁笔了,一下子沉默了二十余年!

许福元是个脚踏实地的人,他一直生活在最底层。做过豆腐喂过猪,装过煤车扛过锄,打墙脱坯拔麦子,样样苦活累活都少不了他。他还学过泥瓦匠,懂得预算,会看图纸。大概为生活计,又办起了小厂子。

许福元又是个志存高远的人,每与之倾谈,极少神侃身边琐事,往往古今中外、文史哲学,话题广泛且终日不倦,与他能共同分享内心世界。

有几次，我和许福元促膝长谈，说出了我憋在心中多年的话：“我们都知道你许福元熟读先秦散文、唐诗宋词和中外文学名著，做过诗，写过小说，也搞过评论。况且已写到了那种程度！发财，当然好，可发到哪里算一站？一百万，一千万，一万万，切半个地球搬到家里去，又有什么？回到文学队伍中来吧。顺义不缺少你许福元一个富豪，却缺少像你这样有才华的文学作者！”

果然说通了许福元。自去年始，他一面办厂子，一面拿起笔，做诗，搞文学评论，还写小说。继诗歌集《早春》出版之后，马不停蹄，笔耕不辍。在家乡的土地上，深深地掘了一眼井，“月牙村纪事”像一汪汪甘泉，汨汨涌出。他每写一篇，就在我主编的《绿港文学》上刊载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日积月累，竟积攒了厚厚一叠，掂在手上，沉甸甸的。

对文学作品，历来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然而，无论怎样地说三道四，品头论足，许福元作品土生土长、原汁原味的特色是显而易见的。

许福元的小说题材，无一不是来自村里人与身边事。每桩事件都有影子，每个人物都有原形。在他的家乡临河村，人们最喜欢看的是《绿港文学》。每期到手，最先翻开的就是他的“月牙村纪事”。看着看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；读着读着，不知不觉地淌出了眼泪。乡亲们说：“他写的事我们都知道，他写的人我们都认识。看着他的小说，也会勾起我们的心事！”

我的家乡有个望泉寺文学社，被文学理论家何镇邦先生称为“文学第一村”。这里有一帮子老少读书迷，每期《绿港文学》都抢着读，最抢眼的就是许福元的“月牙村纪事”。读过之后就议论，说得文雅些是争论，粗俗些是争吵。当然，又绝非撒村骂街。虽然各执一词，却又各自有根有据。偶有争执不下时，便拥进我家，吵着叫着：“让作家评理！”

我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好就好在有争论。倘图解政策、直奔主题，或者好人坏人各有脸谱，好事都由好人揽着，坏人把坏事做绝，还有看

头吗？”

当然，并非说文学作品不需要倾向，只是不应太直露，须将倾向隐蔽起来，且愈隐蔽愈好。

许福元的小说生活实感强烈，人物形象生动。作者娓娓道来，并没有花里胡哨的事，也决不使用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。像村夫坐在饲养室的热炕上，干草的气息夹杂着旱烟味，一股脑儿朝你扑来。

于是，庄稼把式虫爷（《虫爷》），以乳汁哺育革命后代的干妈（《干妈》），老木匠耿忠（《师徒》），农村教书匠大先生（《大先生》），行医济世的二先生（《二先生》），给人算命卜卦的贾半仙（《贾半仙》），农村善良的女性凤芝（《凤芝》），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渐行渐近地走进读者的视野。在他们身上，都烙有时代的印痕，留下了自己的生活轨迹。

赵树理一辈子都想为农民写些通俗故事，并且做了一辈子的努力，像《田寡妇看瓜》、《卖烟叶》等等。但终因受到历史的局限，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而今，才真正地体现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作家要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再没人横加干涉。当然，有矛就有盾。任何方针政策，都是双刃剑，无论什么事物都具有两重性。春天到了，百花争艳，毒菌也滋生了；门窗打开了，八面来风，苍蝇也趁机飞进来。在文艺的第二个春天，的确产生了例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和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等好作品。然而，仍不免泥沙俱下，沉渣泛起。

文学是什么？它是通过艺术的语言、生动的形象，伴随人类成长的摇篮曲，是夜行者摸索前进的启明星，是广袤生命道道辙痕的世家与本纪，是对历史深深敬畏的吟咏与天问，是情与爱、血与泪、灵与肉的梦呓和诉说。因此，文学绝非可有可无，即使到了信息时代，也无无论数字化技术将现代文明推进到何等程度，总之，人心不死，文学不亡。待五光十色、光怪陆离的外衣一件件被剥落之后，文学寒素怜惜的形象，定然会更加清丽动人、魅力无穷！

《半夏》中的不少作品，都表现出作者对故土、对乡亲、对朋友的

深情。正是这种感情,才使他选材严格、开掘深入,同时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。

半夏时节,高粱在田野里茁壮成长,玉米正在嘎巴嘎巴拔节,蓬蓬勃勃,生机盎然。那响声,那景象,无论怎样憨实的农民也会由衷地感到欣慰。毫无疑问,许福元小说集《半夏》的出版,让我们重新看到京郊农民作者的希望与未来。

诗人雪莱说过这样的话:“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么?”用在这里,似乎可以这样说,夏日过后,必将迎来一个金色的秋天!

2006年6月7日于望泉寺文学社

目 录

土生土长 原汁原味(序).....	王克臣(1)
虫 爷.....	(001)
师 徒.....	(013)
干 妈.....	(039)
大先生	(059)
二先生	(089)
贾半仙	(111)
风 芝.....	(151)
鲁 德.....	(181)
太 之.....	(209)
参痴传奇.....	(247)
后 记.....	(281)

虫 爷

虫爷是官称,何谓“官称”?就是凡认识他的人,不管老少,不分辈分,无论当面或背地里,都是这样称呼。就如《红楼梦》中的刘姥姥。贾母、凤姐及小丫头们,都管刘姥姥叫“姥姥”,可究竟她是谁的“姥姥”呢?

虫爷的这个官称,其实来源一个他的外号——“地虫”。俗话说:馋当厨子懒出家,不馋不懒种庄稼。虫爷就属于既不馋又不懒的那种标准庄稼人。

虫爷第一次出名是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麦秋,那年他十七岁。刚脱离了大半伙儿的身份。“麦熟一晌”,三家财主,十几户中农户都到石碓子——当时的劳务市场,去叫麦工。

膀大腰圆的,傻大黑粗的,敞胸露怀

的，陆续被人叫走了。剩下的当然是瘦小枯干的，华发苍颜的，满脸稚气的。而当时的虫爷，就与后一类人为伍。当时月牙村最大的财主五爷，打量眼前的这个年轻后生，眼睛一亮：这个大孩子膀宽腰细，扇子面胸脯，细高挑，白净脸，青鞋白袜，一条灰裤，青腿带扎紧裤脚；上身小汗褂，披一件白布褂。五爷一拍他肩膀：归我了！

争秋夺麦就是个大战场，而鸭子场这一扇地就有九顷六。百十号麦工集中了附近几个村的拔麦精英。虫爷刚上垅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拔了多半截，打头的和二趟已经往回勾头了。但到傍晚的时候，人们才猛然发现，他们都落后了，虫爷拔了头筹——比打头的多拔了一遭地。五爷招呼自己的麦工，并邀请别家的麦工一起参观这个“大孩子”是怎么拔麦子的：只见一百八十弓长的麦垅里，一件小白褂在金黄的麦海与碧绿的玉米秧子之间，一忽闪一忽闪的，像一只蝴蝶贴着麦尖飞翔。他的身后，是一个一个捆得结结实实的麦个子，用眼穿过去，都在一条直线。而麦个子离两边的玉米秧，有细心人用手叉了叉，都一般远；还有人用步量了量两麦个子之间的距离，都一般近。有的庄稼把式很挑剔，用脚踢踢麦个子，麦个子打三个滚儿，没散。更奇怪的是，看不见他直腰打索，弯腰捆麦。这麦个子是怎么捆的呢？等到他出地头的时候，麦工们自动站成两队，虫爷从队伍中间走过来，走过去——昂着头，依然白净脸，青鞋白袜灰裤，青腿带系住裤脚，小汗褂，白布褂。他“检阅”到队伍的尽头，脱下身上的白布褂，双手一抖，不过些许尘土。五爷特地接过白布褂，摸了摸，只微微发潮。再看两边的麦工们，大腿畔被麦芒子扫成血印的，胸脯子上一道道泥沟的，鼻子眼睛抹成花狗脸的。五爷一笑，第二次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竖起大拇指，向百十号麦工宣布：这才叫庄稼人，日后必成地虫。这时，一个黑不溜秋的丫头给他递一海碗绿豆汤，他一饮而尽。用手抹嘴之际，似乎不经意看了这丫头一眼——这丫头后来就变成虫奶奶，这当然是后话。从此虫爷给五爷打头下

耖，一气十三年，直到解放。每年十二石棒子，这也是后话。总之，虫爷那是第一次出名。以后那几年，方圆几十里有谁吹牛能拔麦子，立刻有人讥笑：你给虫爷提鞋，人家都不用。穿小白褂，一天拔三亩麦子，你能行吗？越晌午天越热虫爷越来劲，那叫“晒鞍子”，你能行吗？不直腰，看不见捆麦个，那叫绝活“狗拉腿”，你能行吗？一连声三个“你能行吗”？吹牛的人马上耷拉下脑瓜子：我是比不了，人家是地虫！

虫爷第二次出名是在解放以后，土改的时候，虫爷分了五爷的八亩一分五的地，那地块就在鸭子场，还分了五爷的两间半瓦房。三十岁时当上了农会主席，政府号召搞生产，县长林旭亲自检查翻身农民庄稼的长势。走到虫爷的地头上，不禁脚步停下来。只见黑油油的棒子秧，正绣花红线。虫爷呢，用硬纸做个斜筒，正帮玉米授粉呢。林县长不禁夸道：这棒子长得真棒！虫爷却说：这庄稼有毛病。林县长纳闷儿，反问：有何毛病？全县也没有这么好的庄稼？虫爷一板一眼地说：我种的庄稼——颜色太黑！林县长神情一愣，然后两人同时击掌大笑。秋后，因为虫爷每亩地产量最高，比别人多出八十六斤，县里奖虫爷一块匾，上书：劳动模范。这一年，虫爷却自愿比别人每亩多交一百斤统购统销粮，全县的庄稼把式都服气：比不了，人家是地虫！

虫爷的名声大振，引起了连锁反应。一九五三年互助组，都愿和他搭套，一九五五年月牙村搭起了三个社架子，虫爷的社架子投奔的人最多。到联社的时候，虫爷自然成了联社主任。一九五七年转高级社的时候，虫爷就当了大队长，这都是历史形成的。

虫爷的第三次出名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放卫星的时候，全县各公社都比着亩产放卫星：亩产600斤，800斤，1000斤，5000斤，1万斤，还有报10万斤的。林县长头脑还算冷静，说你们报多少不管用，秋后召开现场评比大会。因为红薯产量高，你们就拿最大块的红薯来参加比赛。各公社的书记回去纷纷布置：有把红薯埂子加高的，有把红薯栽到坟头上的。有把狗宰了熬成肉汤灌

红薯的。等到评比大会召开的时候，摆在主席台上的红薯一份儿赛一份儿，块头还真不小。林县长正要宣布谁是第一名的时候，只见虫爷走进会场。虫爷并未提着红薯，只是手里举着一棵红薯拐子，一般最大的红薯拐子，也就有大拇指粗，而虫爷手里的，足有锄杠粗。林县长大喜，特地把虫爷请到主席台前排坐下，然后举着红薯拐子向二千多名与会者宣布：今天的第一名，是虫爷！红薯拐子都这么粗。那红薯可就大了去了！全场掌声雷动：比不了，人家是地虫！事后有人问虫爷，“您那么粗的红薯拐子是怎么培育的？”虫爷一笑，“嫁接的。”“那长红薯了吗？”“长个屁！”虫爷愤愤地叹口气，“七百斤牛，八百斤皮，反正是吹罢。”

虫爷毕竟不是当官的胚子，只是个种庄稼的材料，大队长只干一年，就主动辞了，当小八队队长。说来也邪行，皮棉亩产超百斤，粮食亩产过黄河，小八队全县第一个实现；带绿杠的麻袋，盛别的队的麦粒，一百八十斤就扎不上嘴，可盛虫爷的麦粒，一百九十斤还能系上口；往粮库交“忠”字粮，一看是虫爷的粮车过来，验粮员拿铁钎子的手一挥——免检——过磅。那时劳日值很低，“干不干，四毛八分半”，可虫爷生产队的劳日值，往往能五毛挂零。虫爷当队长，一直干到一九八四年散社。

提起散社，虫爷竟病了一场。当时入社多难呢，虫爷带头牵着自家的刚七岁口的大青驴，一挂铁瓦车入了社。散社的时候，骡马成群，胶皮轱辘大车，拖拉机，收割机，播种机都有了，怎么说散就散了呢？二十多年了，每天早上他都敲钟派活，人五人六的喝三吆四，竟一时闲了下来，他心里是滋味吗？

但虫爷毕竟是虫爷，情绪很快就调整过来了，他大儿子说包七亩地，虫爷说：七亩干吗，包七百亩！收秋的时候，只看收割机给他嘎嘎地收了七天，他眯眯地乐一礼拜，这才叫过种地瘾呢。以后粮价一路下跌，种地反倒赔钱。虫爷却说，有赚就有赔，可他大儿子不干了，说赔不起。等到一成立开发区，好地也就没了，虫爷不禁感慨：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，看来也有传不下去的。

今年是虫爷的本命年,虽然早早的就系上了二儿媳给买的红腰带,还是时时有点烦。每天早上,他都背着手,身后跟着大黄狗,到他的八亩一分五的地边转悠。

自从虫爷撒手不种地以后,这块地十多年来可算久经沧桑。先是推成鱼池,后来因为潮白河的水都干了,还养什么鱼?又变成万亩韭菜园的一部分,韭菜烂了臭了没人要,再变成万亩梨枣园的一角。现在,梨枣树苗子都已干枯,虫爷一看这些就来气了,顺手拔了起来。“虫爷,您这是干吗呢?是不是又犯种地瘾了?”“可不是吗,手痒痒了。”虫爷应声抬起身子,有两个人来到他跟前,跟他说话的正是大队书记景旺,手还摸着虫爷大黄狗的脑门。他旁边那个高个子,看着极眼熟,却一时想不起来,但一拉紧伸过来的大手,马上就认出来了,“你是毛桃!”景旺忙说:“您别毛桃毛桃的,人家现在是中央干部,部长级别的。”毛桃却说:“您就叫我毛桃。毛桃这名还是您给我起的呢,先叫后不改,先叫后不改!”虫爷等毛桃说了两遍“先叫后不改”之后才问道:“又瞧你干妈来了,前天我看她,右手还不行,还直弹弦子。”毛桃说:“我干妈的病能墩住就行,这回从同仁堂买的药。我本来是做调研的,顺路送过来。”说完一笑,“我爸爸前些日子还提您呢,说您五八年用红薯拐子蒙了他。”“就因为这个,我才辞的大队长。”虫爷也一笑。又问:“你爸比我大五岁,身体还行?身上的炮弹皮子到底取出来没有?”“还取什么,都八十二了。”毛桃转个话题,“这块地是您的?还想种点什么?”见毛桃这样问,虫爷顺口答道:“我的,想种点棒子。”景旺接过话茬,“您就会顺杆爬,这地是您的吗?”虫爷这句话本来有点随便说说的意思,见景旺这么说,倒认真了,用眼盯住景旺:“不是我的,你说的是谁的?”景旺几乎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:“大队的!”虫爷把脸转向毛桃,“你是念过大书的,你说咱月牙村存在多少年了?”毛桃见虫爷一脸严肃,不敢怠慢,想了想说:“如果从《后汉书》记载看,东汉张堪任渔阳太守,那时种粮栽稻已成规模了;一九七五年从咱村三坨子挖出的陶器墓

葬看,也不会少于两千年。”虫爷说:“停!甭说那么远,这地原本就是我祖上的;乾隆爷给我家挂的‘千顷牌’,文化大革命时才烧的,景旺你应该看见过。土改时又分给我了,这地契我现在还保存着,上面就有你爸爸的签字。”虫爷当说到“你爸爸”这儿,向景旺指指毛桃,“再说,从五七年高级社到八四年散社,这一气儿二十七年,都作为我家和整个家族的自留地。从散社到九三年,我又承包了九年。我撒手这块地到现在,满打满算刚十年出头,你说这块地是谁的?”景旺一时竟无言以对,他从来就没有这样思维过。当着大干部的面,又感到下不来台阶,于是嗫嚅着说:“地是您的?怎么我们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?不用跟您商量?”景旺的话刚出口,自觉失言,但覆水难收。毛桃也皱紧眉头。虫爷积郁胸中的闷气,一下子爆发了:“是,是!你们是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,跟我商量得着吗?我们这辈人管种地叫种庄稼,你们叫安排。一万亩韭菜园,尿包烂臭的韭菜没人要,把泄水沟都填平了,就这么安排!”虫爷蹲下身去,抓一把土给毛桃看:“这是夜潮地,一把能攥出油来,上茬麦子,下茬棒子,这是粮食窝。非搞什么退耕还林——种梨枣林,你们少搞点试试也行。好家伙,一下子安排一万亩。”说到这儿,虫爷把刚拔下的枯树梨枣苗子抖抖地往景旺跟前一送,“你们这叫种地哪,这不是糟踏地吗?你们是庄稼人吗?你们不是混混吗!你们还想落好吗,这不是挨骂吗!钱都打水漂了,你们就说是共产党的钱。今天我倒要问问:共产党哪来的钱?还不都是老百姓的钱!”景旺往后一退一退的。他虽跟虫爷隔着辈,往常爷俩过闹,但看今天虫爷跟他真急了,眼都直了。他心里其实是最怕虫爷的,只好向毛桃求救,“桃哥,你得说说老爷子了。”景旺有这个优点,一到要认错的时候,在称呼上,就把“虫爷”改成“老爷子”了。虫爷也知道他这个习惯,气也就消了一半。毛桃赶紧打圆场,“这地还就得您种了,我不是诚心让您受累,我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,您种这块地,算我一个研究课题,算您帮我忙。我这课题做好了,有您一半功劳。到时孝敬您一箱牛山二

锅头。”虫爷这个人，事关正事从不开玩笑。对景旺说：“那你说好了，地本一亩地一年多少钱？”景旺这时还不就坡下驴：“要是您承包，那就不要钱。反正也闲好几年了，再说，还有一地干树娃子。”虫爷坚持，“那不行，清水一边走，混水一边流，该咋样就咋样。你要不收地本钱，这地我还真不能种了。”毛桃见状，回头问景旺：“别人要承包多少钱一亩？”景旺想了想，“属于鸭子场的地块都二百一亩，给虫爷算一百五，那干树娃子归他，您自己拔得了。”毛桃又问虫爷：“您看这样行不？”虫爷紧盯：“合同定几年？”景旺一笑，“也给您定三年。”毛桃也盯得挺紧，“虫爷，您看我什么时候来？先来吃您的煮棒子？”虫爷掐指算了算，“今儿个是谷雨第五天，阴历十七午时立夏，这枯树苗子我得拔七天，下种怎么也得四月十八。”虫爷算计种地就跟会计扒拉算盘珠子一样利索。“六月二十二立秋，你骑着立秋来就行。不过你来的时候棒子就定浆蔫毛了，只能让你啃烧棒子了；不能让你吃煮棒子，刚马牙，那时庄稼还不过一把青柴禾。”“那咱们就说定了，我们也该回去吃早饭了。”景旺摸着大黄狗的耳朵，大黄狗刚颠儿颠儿跟景旺走几步，虫爷一声“回来”，大黄狗溜溜又回来了。景旺笑着跟毛桃说：“还生我气呢。”

毛桃还真的骑着立秋来了，屁股后头还嘟噜着景旺。只见撂荒好几年的枯树苗子和荒草蛋，能几个月的功夫，这八亩一分五的地就变成了一块玉米秧子方阵。像古代兵士，头戴盔缨，腰悬兵刃，齐刷刷地向你走来。一个个腰又甩出的一尺多长的棒个，果然蔫了毛。虫爷将一个棒子皮撕了撕，毛桃用手指一掐，棒粒真定了浆，“那我就吃一个。”虫爷赶紧揪棒撸荒，景旺用打火机点着，毛桃熟练地转动手里的嫩棒子，一袋烟的功夫，棒子就烧熟了。毛桃一边啃棒子一边跟景旺说：“这‘吹横笛’的手艺还是虫爷教我的呢。我在牛山念高中的时候，收秋放假就往这跑，虫爷说：‘我给你看人，你先吹两横笛。’”虫爷笑了，“半大小子克郎猪，你那时一气能吃十几个烧棒子。”“那时吃不饱，我属马的，槽